

探展记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一位人生跌宕起伏的王侯，一项举国瞩目的惊世发现。8月27日，“金色海昏——汉代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特展”在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开幕，来自海昏侯刘贺墓的120余件(组)文物集中亮相。

考古收获的吉光片羽，不仅揭开了史书鲜有记载的海昏侯国的神秘面纱，也实证了大汉的盛世繁荣。闪耀的良金美玉，庄重的青铜礼器，博大的儒学经典……细品工艺之巧，静聆历史之音。一望两千年，汉风今犹在。

“含金量”空前绝后

2019年，60余件(组)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，曾以“海昏侯回家”为主题，在巨野博物馆展出。展期只有一个月，却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文博热潮。展览累计接待10万余人次，平均每天接待4000人次，刷新了该馆纪录。

多年后，海昏侯刘贺墓的文物又一次走进老家山东，自然值得期待。正所谓“北有兵马俑，南有海昏侯”，作为考古界的“顶流”，海昏侯刘贺墓向来以“含金量”闻名。

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金王朝。西汉视黄金为上币，除继续使用前朝金币外，还仿铸饼金、金钣，新铸裹蹶金、麟趾金。史书记载，西汉皇帝赏赐臣下的黄金，少则数十斤，多则数十万斤。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统计，西汉一代赏赐黄金达866530斤，空前绝后。

这一“天文数字”，在海昏侯刘贺墓变得具象化。墓中出土黄金器物478件，类型有饼金、裹蹶金、麟趾金、金钣，重量达115千克，是迄今汉墓考古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。此外，墓中还有十余吨堆积成山的五铢钱币，令人瞠目结舌。本次特展设置的“金山市海”篇章，就将出土的黄金器物 and 五铢钱进行了集中展示。

其中，裹蹶金、麟趾金造型别致。太始二年(前95年)，汉武帝出巡，回朝下诏说自己路上遇到三件祥瑞。先是喜获白麒麟，接着在渥洼(在今甘肃敦煌)见到了天马，最后在泰山发现了黄金。为表示庆祝，他下令铸造了裹蹶金、麟趾金。裹蹶金造型仿天马之路，椭圆底，中空，前壁高，后壁低，俗称马蹄金。麟趾金造型则仿麒麟脚趾，底部圆形中空，口小底大。

这些金宝贝，在当时就算有钱也换不来。它们并非普通货币，不参与市场流通，而是皇帝给诸侯王及功臣后代的特殊赏赐，象征身份和荣耀。1996年，济南长清双乳山汉墓也曾出土20枚麟趾金，其墓主是济北王，诸侯王级别。

饼金，长得圆滚滚，是海昏侯刘贺墓的标志性文物，也被网友们戏称为“金蛋挞”。墓中共出土饼金385枚，重量均为汉制一斤左右，大部分有“V”字戳印符号。其中，5枚有墨书题记“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”，表明这些饼金是刘贺献给汉宣帝的酎金。

酎金是汉代诸侯献给朝廷祭祀使用的贡金。汉武帝曾上演“酎金夺爵”的戏码，使得酎金扬名于世。元鼎五年(前112年)，汉武帝以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，将106个涉事诸侯王夺爵。通过该措施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，基本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。

从出土实物看，酎金要写上贡贡人的名字，以备少府核验。“V”字戳印符号其实是质检合格证，得到可不容易。酎金重量要经精密称量，差一丝一毫都不行。纯度更是硬指标，黄金含量得达到99%，就算按今天的检测标准，也是优质品。

这些饼金不仅是政治斗争的见证，而且可以用来推算户籍人口。按照汉制，诸侯王献酎金，是以人口为标准。封邑每千口献四两，五百口以上、千口以下也是四两，五百口以下的免征。

刘贺在元康三年(前63年)被封为海昏侯。就国后，他准备了五枚一斤重的酎金，按汉制一斤为十六两，则总计有八十两。根据《汉书》中“食邑四千户”的记载，由此可推算出海昏侯国总口数在两万左右，户均五口。

不过朝廷明文规定，刘贺“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”，所以，他精心准备的酎金最终无处可送。更尴尬的是，刘贺去世后除国，又没有合法继承人，巨额财富只能为他作陪葬。这是海昏侯刘贺墓“含金量”超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海昏侯文物再启『省亲』之旅

一望两千年，汉风今犹在



耀眼夺目的金器引得游客观赏



编钟



“上”字大裹蹶金



麟趾金



“V”形符号饼金

山东贡献财富众多

贸易，物品交换极其便利。当地还设有铁官，是西汉重要的铁器生产加工地。可见，昌邑国的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都很发达，足以保障刘髆家族过上富足的生活。

刘贺被废后，太后下旨将故昌邑王财产划归刘贺所有，另赐汤沐邑二千户，为其提供赋税和杂役服务。刘贺回到昌邑国后，尽管不再是诸侯王，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，家底也鲜有消耗。

文史学者、原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认为，刘贺从昌邑王府带走的财产主要是动产，包括金银珠玉和铜器、铁器、漆器、书简等生活、文化、礼仪用品。这些东西从昌邑码头上船，由菏水入泗水，经长江、赣江，可达豫章。“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大小裹蹶金、麟趾金，均为汉武帝所造，并赏赐给诸侯王。刘髆有资格得到赏赐，并存于王府。刘髆死，传刘贺，刘贺又从昌邑国带往海昏侯国。这些黄金应该就是刘髆的遗产。”

墓中出土的“昌邑籍田”铜鼎、“昌邑食官”铜钟、“昌邑籍田”铜烛定、“昌邑二年造”漆瑟、“昌邑九年造”木笥等，都是昌邑国旧物。“这次展出的许多文物，是当年刘贺从山东带到海昏侯国的，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山东生产制造的。对山东观众来说，应该有别样的感受。”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馆长彭印硯说。

儒雅一面迷雾重重

履，面向颜回行“誓折礼”，儒雅随和，符合布衣孔子的形象。一旁的传记，则侧重描述儒家宗师的形象。总体来说，孔子没有明显异于常人之处，这说明至西汉中后期，社会主流认识中的孔子形象是一位贤者，尚未神化。

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出土于主椁室西室，西室功能相当于“堂”，主要摆放床榻等日常生活用具。衣镜制作精美，应为刘贺生前的实用器物，成为独尊儒术社会思潮的实证。

墓中还出土了5200余枚竹简和近180版木牍，这次也展出了部分复制品。这些简牍文献涉及多种先秦和西汉文献，如《论语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《孝经》《悼亡赋》《五色食胜》等，有的早已亡佚，学术价值重大。

“墓中出土的《论语》竹简有500多支，每一支约有24个字，接近今天《论语》版本的三分之一体量。这也是目前出土竹简里，保存《论语》文字最多的，也是能看到的《论语》最早抄本。”彭印硯介绍。

史书记载，刘贺言谈举止轻佻，不学无术。那么，这些儒学典籍为何会与他相伴地下呢？这还要从家庭找原因。

刘髆受封昌邑王时，汉武帝亲自挑选夏侯始昌当太傅。太傅以传授经术为本务，是俊雅鸿儒，官位尊，要求高。由于分封的诸侯国很多，不是每国都能配有太傅。夏侯始昌是鲁人，以教授《齐诗》《尚书》而闻名。汉武帝的这一举措，尽显对小儿子刘髆的厚爱。

刘髆自然会受儒学熏陶，并影响到刘贺。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木牍，有些内容是抄写的《论语》，笔迹潦草随意，有研究者认为是刘贺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。

究竟能否就此改写历史记载，认为刘贺是儒雅之士？学术界是有争议的。毕竟，接受过儒学教育，不等于认同其中的观念。刘贺身上的谜团，并没有随着考古的推进而减少。

手持木牍，举止随便，且“清狂不惠”。

汉宣帝吃了定心丸，觉得“贺不足忌”，次年封刘贺为海昏侯，让他南下豫章。此举一方面彰显“骨肉之亲”，宗族之情，另一方面也是有意把他调离故土，以防东山再起。

刘贺背井离乡，又被剥夺了作为刘氏宗亲的朝拜祭祀之权，心情低落。他身体羸弱，常常和药罐子打交道，墓里发现不少药用器具和药方。可以想象，来到湿热瘴气横行的彭蠡湖畔定居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一次，刘贺在与人交谈中言辞不慎，被扬州刺史告发，受到“削户三千”的处罚。后来，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，刘贺郁郁而终。

刘贺一生历经王、帝、民、侯四重身份，经历跌宕起伏，史上少有。

刘贺为何被废黜？史书说他当了27天皇帝，干了1127件错事。具体罪行包括居丧不哀，乱行赏罚，不听劝谏，发玺不封，乱用持节等，归结起来便是“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礼谊，乱汉制度”。

历代学者多沿袭《汉书》记载，将刘贺被废的原因归结为他自身的荒淫，但也不乏质疑之声。海昏侯刘贺墓发现后，相关讨论更加热闹。目前，大致有三类观点：第一类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结果，《汉书》记载不足为信；第二类认为刘贺确因荒淫而被废；第三类承认刘贺被废是因为政治斗争，但他自身也有许多毛病，不可轻易怀疑《汉书》的真实性。总之，这桩公案尚无定论。

那么，大墓为何能保存基本完好？海昏侯刘贺墓考古队领队杨军表示，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大兴元年(318年)，豫章一带发生大地震，“涌水出，山崩”。后世推测，刘贺墓主椁室在地震中坍塌。一百多年后，南朝刘宋时期，鄱阳湖水南侵，致使地下水位抬高，墓室又被水淹没，盗墓贼只能望墓兴叹。

刘贺家族在山东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在菏泽巨野，至今仍保存着与刘贺家族有关的多处遗存。

昌邑故城，刘贺家族长期生活之地，位于巨野大谢集镇昌邑集，是西汉山阳国、山阳郡、昌邑国都城。由于多次遭受黄河决口冲击，厚重的泥沙早已将故城埋于地下，仅留下城廓残垣隐约可见。

近年来，文物部门先后进行四期考古勘探，基本探明了故城的规模、范围，并发现了城内较大规模的建筑基址、冶铁遗址、砖石建筑区等，对该城有了基本认识。

昌邑故城遗址有四面墙，东墙长1.27公里，南墙长1.71公里，西墙长1.41公里，北墙长1.45公里。四城墙的宽度均在31米左右。大部分墙体保存较完整，现存高度多在4米至6米之间，城墙底部普遍在地表下约6.3米处。

考古显示，至迟春秋时期，人们就开始在此筑城并活动，西汉时期达到顶峰。东汉之后逐渐衰落，直至金元时期，昌邑故城被湮于河水。

作为目前菏泽保存最好、规模最大的汉代城址，昌邑故城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、城市沿革、经济文化、地理环境变迁、历史兴衰等，提供了实物资料。2013年，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红土山汉墓，位于巨野县东南部，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考古发掘，出土文物1056件。由于早年木梁腐朽，土石将墓室压塌，故该墓从未被盗。从形制看，这是一座西汉诸侯王墓，但墓内无墓主姓名等直接资料。考古简报认为墓主是刘贺的父亲刘髆，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山阳哀王刘定。

这座墓葬构造简单，墓室顶部棚木量少且薄，似是没有完工，仓促启用。“很多用品、财富本应随葬刘髆的，如裹蹶金、麟趾金等有昌邑王身份的器物皆应入葬，但没有随葬，这表明是朝廷监葬官有意为之。另外，墓中出土一方玉印，不是雕刻的，而是用朱砂书写的，在发现后清洗时冲掉了文字。这些也无不表示出墓主是非正常死亡。”文史学者、原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认为。

红土山汉墓的文物大多保存于巨野博物馆。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，发掘简报及文物资料记录存在缺漏。近期，该馆联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，完成了对相关文物的系统性拍摄与资料整理工作。“通过完善该墓葬的文物档案，可以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，为汉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实物依据。”巨野博物馆副馆长陈红生表示。

此外，巨野博物馆还与中国中医研究院展开合作，对红土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矿物药进行了专项研究。陈红生表示：“这些保存完好的矿物药历经两千余年岁月，不仅为汉代医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，也为探讨古代矿物药的成分、应用及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线索。通过多学科协作，将进一步揭示这批文物在医药史、科技史等领域的重要价值。”

在巨野，与刘贺关系最密切的遗存是金山崖墓。金山因“凿石得金”而名，位于昌邑故城东北15公里处，南距红土山汉墓千余米。金山崖墓俗称“金山大洞”，传说李世民曾在此避暑，故百姓又称之为“秦王避暑洞”。



巨野金山崖墓

该墓是凿山而成的洞穴墓，由墓道、甬道、车马室、前室、后室和耳室组成。通长90米，墓道长23.6米，宽13.93米，高2.3米，东车马室未凿完，是一座废弃墓。金山崖墓背风朝阳，雨后乍晴时，晨雾霏霏穿射而入，水汽蒸腾，烟雾缭绕，巨野古八景之一的“秦洞云霞”因此得名。

金山崖墓与红土山汉墓竖穴岩坑墓的形制不同，而是与梁、楚、鲁、中山等诸侯国一样，系大型横穴式岩洞墓。虽然没有完工，但从已有布局可以看出，墓葬与梁、中山国在主墓室四周开凿回廊迥异，而和楚、鲁以墓道和甬道为轴线基本对称分布墓室的形制布局相同。另外，该墓使用宽甬道，与曲阜九龙山鲁王陵相同。因此，整体形制与鲁王陵更为接近。

“刘贺幼年为王，9岁即可营造寿冢，可知有10年左右修陵时间。王陵大体修建完毕时，适逢汉昭帝驾崩。刘贺入京为帝，陵墓工程自然就暂停了。等到刘贺被废，回到昌邑国后，遭受监视，史书未见修墓记载。后来，刘贺被封海昏侯，此陵彻底空置废弃。”潘建荣表示。

据附近石刻记载，北宋熙宁年间，巨野县令巡视金山，看到荆棘荒芜，墓道被土石淤塞，几乎与门平齐，于是发动村民开渠清理。当时正值春夏大旱，农工不兴，附近的青壮劳动力都带着工具赶来，清运了一个多月，土石都被清理干净，焕然一新。从那之后，游人接踵而至，成为当地名胜。

金、元两代，金山崖墓成为佛教道场。金大定三年(1163年)，元至元二十二年(1285年)，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，朝廷颁诏保护佛寺，至今石刻尚存。

刘贺并非唯一的汉代废帝。西汉惠帝驾崩，年仅3岁的皇长子继位，史称前少帝，由吕后临朝称制。他后来被吕后废黜，囚禁永巷并暗中杀害，不知所葬。接替他的刘弘，史称后少帝，仍是吕后的傀儡。吕氏败亡后，刘弘被废并遭诛杀，同样不知所葬。东汉还有一位废帝刘辨，死后葬葬于列侯墓中。

汉代的废帝中，只有刘贺得以善终，可以说他是幸运的。刘贺因身份等级不高，先后为自己营建了两座陵墓。第一座是以王的身分营建的昌邑王陵，第二座是以列侯身份营建的海昏侯刘贺墓。前者为凿山佛石，规模巨大坚固的横穴岩洞墓，后者为府库充盈的竖穴土坑木椁墓，这是研究对比西汉王侯陵墓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。如果从同一人营建不同等级两座陵墓的视角看，其学术价值更是不言而喻。



雁鱼形铜灯